



农历四月天,纯黄色的油菜花结成青绿色荚子,麦子由绿渐黄,夏熟作物正处半熟,微风过处,掀起层层麦浪;秧池里秧苗浓绿如地毯,直逼你眼。此时的天空中多了一种鸟,它们不像燕子等候鸟跟桃李杏等春花赶趟儿,它们来了,只管脆生生地叫着:“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它们在提醒农民朋友,安排农事呢。这种鸟的名字就叫布谷鸟。有时,我寻着它的声音看去,它穿过碧空,一会儿便箭一般地消失在视线里。

乡人不识鸟,有人叫它“刮锅雀子”。在有些人听来,它们的叫声像是“刮锅刮锅,刮锅刮锅……”,就叫它“刮锅雀子”吧。农村人家烧土灶,火苗带烟舔着锅底,烧了一段时间,铁锅底会积一层厚厚的黑灰。不刮去这层灰垢,锅烧不快,费时又费草,而一些老年人记性差,老是忘了刮锅,听得鸟们的声声“提醒”:“刮锅刮锅,刮锅刮锅……”他们端出锅,用铲锹一下一下地刮,像理发师在头顶上推刨子。一会儿,锅底净了,拎起锅,地上留下一个大黑圈——锅灰。

这种鸟的叫声,也有好事者“读”成“光棍好过”。一次我走到村街上,和几个老人闲谈,鸟从眼前漫不经心地掠过,边飞边叫。有位老人来劲了,撮起嘴唇模拟它的声音:“光棍好过,光棍好过……”大家先是一愣,继而

布谷声声

□ 秦一义

大笑,他模拟得真像,好像鸟真是这么叫的。它又有个“光棍鸟”的诨名。

还有多少人模拟鸟音,搞出多少笑谈,编出多少故事……只是,这种鸟鸣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鸟儿不顾人们的学嘴学舌,自由自在地飞翔,一如往常地叫着。不过,我只钟情于《大自然的语言》中模拟的“鸟语”。

是的,笔者开头引用的“阿公阿婆,割麦插禾……”来自人教版初中教材——《大自然的语言》。这篇课文,是教育家、科学家竺可桢写的科学小品文。我教过多次,每每教学,都将“鸟音”学给学生听:“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如同天籁。学生们静于一室,对外面的天空充满遐想,他们好似看到一只鸟,欢叫着飞翔蓝天,看花,看树,看庄稼,看农民朋友干活……课文说,大自然是有语言的,如东风来了,春花开了,春天的脚步响了,鸟鸣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课文以这种鸟的叫声为例点明季节的渐次更替:“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它们来了,夏天的气息浓了,农事也跟着来了。农民们听到了鸟叫声,拿出了镰刀、磨刀石,整理好绳

索、箩筐……为夏收夏种做好了。

我是农家的孩子,读书期间常常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拾麦穗(稻穗)、挑泥、站场头……那时不识布谷鸟,不懂“鸟语”,鸟儿从头顶飞过,也模拟过它的四声:“好好劳动,好好读书!”大人夸我懂事,学得也像。

走上教师岗位,教到《大自然的语言》,真切感到“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的模拟音最合布谷鸟的心声。家里分得责任田,我还得利用课余时间及节假日侍弄庄稼,打理农事。学会了挖墒、种麦、割麦、栽秧、割稻、扬场等许多农活。在学校里,我是教师,在农田里,我做了“阿公”。收油菜籽或割麦时,听到“阿公阿婆”的叫声,我会抬起头来,擦一把脸上的汗水,看着它飞去的身影。

栽秧时,我家的田,只有我和爱人两人在劳作。我俩起早拔秧,吃过母亲送来的早饭,我挑秧,她栽秧。我将秧把子全散到所要栽的秧趟里,也参与栽秧。我俩各栽一趟,一趟中栽五路秧苗,一步步向后退去,秧行栽得笔直。“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就这样一步步退着栽秧,我栽秧的速度,居然不输爱人,两人齐头并进栽着,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有布下一片翡翠后的劳动喜悦。布谷鸟在我们的头顶飞着,欢乐地叫着:“阿公阿婆,割麦插禾……”我们似乎忘记了疲劳,因为鸟儿也在为我们鼓励呢!

驻训马陵山靶场

□ 王功林

1982年元旦,是我们这批前一年冬季入伍的新兵下连队过的第一个节日。我所在部队位于江苏与山东两省交界地,元旦当日迎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与文书在连队营房东山墙上书写布置好庆祝元旦黑板报,尽管室外雪花飘飘,银装素裹,心里还是暖洋洋的。连队食堂灯火通明,热闹非凡,连队组织了庆元旦、迎新年聚餐活动。

元旦过后不久,我随步兵107团一连奉命开拔并驻训马陵山靶场。马陵山北起山东省沂源县,南至宿迁市,南北约200余公里,古代号称“八百里马陵”。新沂境内的马陵山纵穿新沂全境,长约35公里。来到马陵山靶场营房驻地,极目所至一片荒芜,四排营房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开阔地,显得空旷寂寥,凛冽的寒风刮得红褐色的沙土飞扬。早晨起床哨吹响,战友们围拢在食堂营房前的水井边洗漱,没过几天,白色的毛巾便浸沾上暗红色锈斑并发硬。米饭中不时咀嚼到沙子。

开训时,集合哨吹响,全连官兵集合在营地操场上,指导员刘加宜双手握拳提至腰部,双臂自然摆动跑步上前,面向全连战友敬了一个军礼,主持讲话:“全体都有,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今天全连官兵驻训马陵山靶场,一方面是看好靶场,另一方面是搞好军事训练。下面请孙连长作开训动员讲话。”连长孙炳银双目圆睁,紫膛色国字脸鼓足腮帮子大声说道:“今天,全连集中在马陵山靶场营房驻地,条件艰苦些,比不得部队的老营房,但同志们训练的斗志、苦练杀敌的本领一点都不能松懈,各班、排要按照训练的科目要求样样达标,个个精彩,开训……”冬季军事训练拉开了帷幕。新兵下连队后,都编入到班排,老兵带新兵一起训练,体能、战术、射击、投弹、防化、卫生等训练科目得到进一步强化。

记得新兵时投掷手榴弹训练,我与来自安徽淮南同年入伍战友许庭超一起,在老兵周班长的指导下互帮互学。晚上将背包带一头系在老营房前的树杆上,一头绑在教练弹头上,手握弹柄,按照引弹、蹬地、送胯、转体、挥臂的扣腕动作,一次又一次,直练得肩酸背痛,口渴难耐。见四下无人,我俩趴伏到水池边,嘴对水龙头,滴水解渴。连续深蹲跳,左右转体训练,晚上临睡前宽距离俯卧撑、仰卧起坐上百次。投弹查验时,我俩在投弹训练场上快速跃进,迅速完成投掷动作。用忘我的拼搏褪去青涩,用奋斗的汗水记录成长。我俩都达到投弹科目良好的要求,周班长感到很欣慰。

跳木马训练是培养官兵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的一种辅助运动,是和单、双杠匹配的练习,是军事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排长任志勇组织全连新兵集中进行训练,一个高80厘米左右的木马放在营房前的操场上,老兵站立木马两侧负责防护,任排长讲解了跳木马纵、横式的踏跳练习、手撑地跳练习、收腹挺腹跳练习动作要领和安全注意事项,为新兵示范了一下动作。看完后,我大概明白了:先小跑着到木马前,将手放在木马上用力向前一撑,紧接着伸直腿,从木马上跨过去。“看起来挺简单的。”我边看边想,跃跃欲试。第一个小跑,起跳,双手用力一撑,双腿伸直并分开,身子向前倾斜,动作一气呵成,我跨过了木马,双腿稳稳落到了垫子上。

冬季越野跑训练最能磨炼人的意志力。连队驻训马陵山,因地制宜组织训练。早上出操。天刚麻麻亮,集合哨吹响,各班组织跑步爬山。马陵山靶场地段山势不高,沿着蜿蜒的山路连走带爬,上到了山顶,东边的太阳刚好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山脚下的村庄炊烟袅袅,一片寂寞。午后雪地越野跑。比我早当两年兵的浙江遂昌的杨副班长,时常带着我们这帮新兵,踏着山脚下路道上还不算太深的积雪,穿梭在营房驻地附近的偏僻乡村,一路跑来,相互提携,驱除了雪后寒,温暖了战友情。

1982年春节后,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连队在马陵山靶场营房驻地四周开展了植树造林,全连干部战士齐动手,在红褐色土地上挖坑,种上梧桐树苗,填土浇透水,大伙忙得不亦乐乎。很快,营房操场四周梧桐树苗林立成行。开春军训也列入了连队的议事日程,诸如射击、战术训练科目等即将展开。就在此时,我接到连部开的到卫训队参加集训的介绍信,当即打好背包,和战友们匆匆握别,乘团运送给养的返程军用卡车,踏上了卫生员集训的征程。

大姐离开我们已经十几个年头了。近年来,大姐的两个女儿间或和我说起她们的母亲在世时的一些不为我知的事,每每忆及,令我动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姐在吴堡中心医院工作。那个时期,她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姐夫在社办企业上班,收入也不高,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还有一个祖母要赡养,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医院紧邻县属吴堡中学,就在自家生活那么清苦的境况下,大姐的那两间简陋的宿舍里,先后接纳过她的表弟、堂弟、姨弟、外甥等就读住宿。大姐不但要为他们吃喝拉撒操劳,为他们的学习操心,还要在本就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些,贴补他们的生活开支。尽管这些子弟们,都是自家的近亲,但从寻常的人情世故角度去品评,大姐先后多年、予多个就读借宿者以无私付出,这样的坚持,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1986年,大姐举家搬迁到县城近郊邓桥。1988年,她的工作也调动到城北医院。从此,大姐的家便成了她与姐夫两头亲友以及老家乡邻们的接待站、中转点、小客栈。上城办事的,就医问药的,走南闯北经过高邮的,一来几个人,坐下来就吃饭;晚上走不了

善良大姐

□ 赵旭东

的,或明天还要办事的,就在大姐家住一宿、两宿。大姐经常和女儿说的两句话是:“你人好,人家才往你家里跑的。”“人家到你家里来,家常便饭总该让人家吃饱肚子吧。”大姐家里本来就是四世同堂,加之这些“不速之客”,有时,饭菜不够了,大姐自己就嚼菜卤子下饭,或下口面条充饥。那些年头,她的表弟、堂妹、外甥女、同学或朋友的子弟等等,初来高邮打工谋生,她家先后无偿提供过住处,短则几个月,长则年把时间。大姐的女儿们说:妈妈这么做,从没有过任何怨言牢骚,也从不会和别人提及。

大姐的女儿说过这么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姑母家子女多,生活极其凄苦,大姐将一块白底缀着蓝色圆点图案“的确凉”布料给姑母做了件衬衫。这块布料,是那个时期妈妈压在箱底的唯一一块“高档布料”,因为,每年晒伏,两个女儿总喜欢将布料贴到脸颊感受那份凉爽。大姐还将这个姑母家的一个儿子介绍到一家建安企业上班。后来,表弟在这家

公司驻深圳的工地上,染上了很凶险的甲肝。回到高邮后,为了节省医疗费,大姐没有送表弟到医院隔离治疗,而是将其安置在家里,只简单地在餐具上做了分隔。大姐从医院购回药品,亲自给表弟输液、打针。说到这些,几十年过去了,大姐的女儿们还是后怕,侥幸她们一家没有人被传染,更为庆幸的是她们的小表弟在妈妈的照料下很快痊愈了。

大姐在罹患疾病期间,一个舅表弟家嫁女儿,大姐按自家女儿结婚时对方出的人情钱加倍准备礼金。女儿们不解:人情钱不是你我来往,一钱还一钱吗?大姐解释说:我生病期间,人家几次来探视我,又是鸡蛋,又是老母鸡的,我们要感恩别人的好,人情钱加个倍,不多!听了妈妈的话语,两个女儿默默地点头。——这可是妈妈生病两三年,家里负债二十多万元的情形下啊,妈妈的形象顿时更为美丽高大!

大姐在弥留之际,和两个女儿反复交待:妈妈患病三年来,所有亲朋、同事、同学、邻居前来看望我的钱物,你们必须一笔一笔记录清楚,账本要留存好。但凡人家有个病痛或小灾小难,你们都要代表我们家前去探望、慰问。

奇遇

□ 王鸿

了舅公公的名字、家庭住址,而且还拿了一张舅公公的照片给我。看到照片上舅公公慈祥的神态,我有一点惊讶,母亲常说我长得像董家人,一点不假。

在完成开会座谈、参观游览等集体活动后,我决定利用一天的自由活动,去看望舅公公。

这天,我吃完早饭后,把事先买好的水果、写有舅公公家住址的信笺和照片,放在一个拎包里,乘上了前往杭州火车站的公交车。舅公公的家就住在杭州火车站附近。

按照母亲写的住址,我顺着杭州火车站径直向东走去。

我来到一座天桥,刚踏上平台,就看见一对相互搀扶的老年夫妇迎面走来。我一下意

在繁华大城市的马路上,凭借一张照片,认出了前去看望但又从未见过面的长辈。这决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我的一次亲身经历。

1990年6月,辽宁省委《党员特刊》杂志社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全国通联会议,邀请订阅杂志数量较多的地方党委组织部参加。我县也在应邀范围,部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派我去参加会议。

我到组织部工作后,单独出差还是第一次,而且是去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大城市杭州,特别兴奋。

母亲听说我要去杭州,非常高兴,对我说:“王鸿,抽时间一定要去看看你的舅公公。他七十多岁了,不知道身体怎样,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那年代电话还未进入到家庭,联系方式只能靠写信、发电报,确实很不方便。我听母亲说过,她在杭州读初中时,经常去舅舅家玩。我爽快地对母亲说:“好的,一定去。”

母亲生怕我找不到,不仅在信笺上写清楚

那天去运河堤公路散步,微风轻拂,杨柳依依。运河上的货船来来往往。我一路走,一路欣赏沿河的风景。突然,正前方出现了一位织渔网的老者。

老者大约七十来岁,戴着草帽,穿着一件花格子外套,盘着双腿坐在地上,身旁放着一只有几处裂缝的木桶。他时不时地从木桶里取出绳子,在破旧的渔网上穿针引线。那胳膊或上或下,轻轻摇摆。他的眼睛紧盯着渔网,花白且稀少的发丝随风飘扬。

我被他的姿态吸引了,傻傻地注视着他。路上的车辆在他身旁呼啸而过,他全然不顾,依旧忙着手中的“针线活”。估计一段渔网补好了,他放下织网的绳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

织渔网的老者

□ 林华鹏

“老师傅,你这是在补渔网吧。”我径直走了过去。

他抬头看了看我,吐出一口浓烟:“是的,闲着没事,把渔网补一补。”

我见他答话,便蹲身与他攀谈起来。

老者告诉我,他原是住在运河西侧的渔民,以前主要靠捕鱼为生,高邮湖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说,那些年每到开捕的日子,他和儿子就开着渔船到湖里撒网捕鱼;到了禁捕期,他们就到城里打零工。

“几年前,国家实施了长江禁捕,高邮湖也不

让撒网捕鱼了,我们这些渔民陆续上了岸。”老者又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我的儿子做起了水产生意,在城区买了房,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现在都不捕鱼了,那您为何还要补渔网呢?”我不禁问道。老者说,他捕鱼几十年了,对这张渔网有了感情,虽然现在用不着了,但把渔网补补好,平时看看心里会舒坦一些,因为一张渔网就是渔民的一段人生。

真想不到,老者居然能说出这般有哲理的话来。我再次打量老者,他肤色黑红,脸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尽显沧桑。他的手长满老茧,有一根手指还缺一节。我想问些什么,话到嘴边咽了回去。

他的胳膊又或上或下地摇摆起来,操纵绳子的手在渔网间自由穿梭。